

两心风情

玫瑰花园

台湾

语桐

第一章

晓青现猛地从梦中惊醒,看看矮几上的米老鼠闹钟,天呀!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!完了!她今第一堂有课,现在再怎么不梳不洗,有一身轻功,也的定赶不上了。

都怪自己昨天晚上看小说太晚睡,但故事实在太浪漫动人了,那么多情的男主角,令晓青落泪不止,为一睹结局,她鏖战到清晨三点多,才放下一颗悬荡的心,专心一意地胼入梦乡。

她一边冲进浴室一边想,今天早上是李教授中古世纪文学,既枯燥又老掉牙,根本没有人要修,结果系上秘书东拜托西拜托,才位了几个三 四年的学生来说充场面,都是比员不懂拒绝艺术的,晓青就是其中一个。

刚开始她还一脸不甘不愿,打算当做修道院里苦修士的面壁课程,结果看见年纪颇大又有些中几的李教授,怜悯之心油然而生,她一反常态,自动地坐帮第一排上课,听久了还颇有趣味呢!

她今天缺课未到,李教授会不会难过呢?万一和她同心同德的陈心瑜也没去,另外几个都有不来的理由。这课岂不是呆开天窗了?李教授面前着只有空气流动的教室,一定会很难过,想当年他是多么风光有名气,老了竟被人弃之如敝屣,感慨之余,搞不好心脏会二度发作呢!



·
语
桐
佳
作
·



两心风情系列

晓青随便抹把脸、漱个口,换上牛仔裤、毛衣,救人如救她非赶上第二堂不可!客厅里只有阿嬷秋了在看报纸。

秋子一向早起,出去做晨间运动,回来也不过六点半,然后她会花了一个半小时化妆、梳头、穿衣服,务必打扮得整整齐齐,才肯正式开始一天的活动。

晓青从不相信一张小涉的脸可以花那么多时间,但她曾看过秋子把两条细细的画了又擦、擦了又画,总共数十遍,才真正心服口服。

不过秋子也实在好看,六十多岁了,皮肤人细致得如十八岁的少女一样,加上举止端庄优雅,看上去像只有四十来岁的贵夫难怪追她的老先生还真不少。

“女孩子动作这么粗野!”秋子正止住晓青。“看你头也没梳、脸也没洗,一身布袋样的衣服,真是难看。”

“阿嬷,我快来了不及了!”她身体一低,冲向门口。

“来不及什么?上课吗?”秋子摇摇头,“来不及就不必去了,紧张成那!”

这时敏芳从房里走出来,一身粉红套装,颈挂珍珠项链,与秋子的浅米装,互映着雍容华贵,活像日本皇后和皇太后要出巡的样子。

看见女儿如此散漫邋遢,敏芳忍不住说:

“叫你睡你不睡,叫你起来你不起来,哪里有女孩子贤淑的品德?”

“回来再说,好吗?”晓青套上球鞋,抱着书本陪笑说。

“等一下。”敏芳叫住她。“我和你阿嬷正要基金会的慈善活动,可以载你一程,免得你一赶,又顾前不顾后。”

晓青直觉的想说不,因为这一等又要好几分钟,秋子和敏芳连穿鞋子拿皮包都像在跳芭蕾舞一般,而且她们

一定会一路二娘教女，让她耳根不得清静，不过想想挤车塞车之苦，坐轿车仍有其他便利之处。唉！一切都是为了可怜的李教授，比起他的伤心丧志，她的一点小委屈又算什么呢？！

她坐在车里不耐烦地等着，那两侠淑女才姗姗来迟。车一开动，秋子就递旧一把梳子和几根银红玫瑰发夹。

“头发夹上去。”秋子命令说：“要嘛绑起来，不然就夹成公主头，千万别披头散发，风一吹，马上成了疯婆子。”

晓青看看前座两位头发吹得硬邦邦的女士，天呀！她怎么可能弄得那么老气加俗气！而且现在流行的飘逸美，她及肩的乌黑秀发不知引起多少男生回头一望再望，虽然不时要用手指着甩着，但也值得。

头才没梳几下。秋子手又过来，这次是拿资生末粉饼直接往她脸上抹去。

“阿嬷，不要啦！”晓青东闪西闪，一直叫。

女孩子就要粉粉香香，才得人爱。”秋子说。

“阿嬷，我是去上学，又不是去宴会！”晓青抗议。

秋子斗不过她，只好下来，她看着晓青的脸说：

“不要参为你年纪皮肤，没有保养就衰老得快。过几天和我去做个脸，清清毛细孔。”

这是晓青最怕的事，任人估脸上揉又搓又拍，还回蒸烫抹，皮都快掉下来了，况且一躺就要一个小时以上，简直是酷刑。

“敏芳呀！”秋子转向媳妇。“上回我在日本买的中将丸、珍珠粉有没有给晓青吃？还有，从美国带回来银杏叶精和维他命喷雾器，最利润肤明眼的，有没有和呢？”

“有哇！她就是不吃不用，还天天熬夜看看，骂都不

肯听。”敏芳说。

“看书做什么？”秋子脸色一沉，“女孩子长大就要嫁人，念到博士都一样，漂漂亮亮、得人缘的才家得好，嫁得好命才算好，像你姊姊郁青，多听话乖巧，看她现在多幸福！哪像你那国中的吴老师，念到硕士又有什么用？人长得也还端正表秀，就可惜她那皮肤坑坑疤疤，眼睛近视得凸出来，身材太瘦又驼背，全都是读书给书害的。她大概还没有结婚吧？！”

“据说还没有。”敏芳回答。

说到吴老师又是糗事一桩，晓青从小就不是爱念书型的，总是外务太多，常三天果网、两天捕鱼；但是，凭着一点小聪明，成功尚可，上了国中莫名其妙就被分到前段班，晓青依然悠哉游哉，整日弹琴、跳舞、看小说，作她的白日梦。

到了国三免不了要面临联考，吴老师么第一志愿百胜将军的过来人身分，为她们全平等拟定了作战计划表。早上六点半到校，放学后再留校到九点，如此披星戴月，连周末也不例外。

为此，吴老师信心十足地发出家长同意书，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都举双手赞成，并对吴老师的伟大精神歌功颂德一番，那百分之一，仅有一张反对票，就是晓青的阿嬷廖秋子女士。

秋子从头反对到底，她认为那张计划表根本是残害孩子的身心。这种非人的虐待下，只怕正含苞待放的孙女儿会因此枯萎掉。

秋子还特别到学校和吴老师激辩一番，轰动了整个办公室。她最后干脆丢下一句话：

“我宁右让她学插花烹饪、美容礼，把自己打漂亮贤

淑，嫁得都要比那些大学毕业、什么都不会的女孩子呢！”

这不等于在骂吴老师吗？”

这一闹害晓青在国中的后半年简直痛不欲生，她完全被班上同学排斥孤立，每当大夥在讨论晚上上订哪一家便当时，她就必须收拾书包，走得准时等在校门口的秋晓青不但不能晚自习，不能上补习班，连晚上在家里读书也不可以超过十一点钟。

“或许是为了赌一口气吧！她一辈子没有那么专心用功，联考竟然上了第二志愿—中山女高。她拿到成绩单时，当场哭出来，因为她自幼茶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什么都不劳而获，唯有这段成绩是她自己努力打拚来的，她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无能。

很不幸的，秋子又不准晓青去念，说高中三年更是上刀山下油锅，她会被煎得面目全非，就为了挤进那不见得有用的窄门，结果在家人的逼迫下，晓青循着姊姊的路，到中部去念一所有名的家专，和一大堆有钱的富家女，习文弄戏玩了五年，顺利由女孩长成了女人，正和秋子所愿，像个漂亮无瑕疵的洋娃娃。

对于塑造过程，晓青不太怨阿嬷或母亲，毕竟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，所见有限。

秋子和敏芳都是身中南部的世家，姊妹是念家家专，就是去日本念新娘学校，最后带一笔庞大的妆奁。嫁给门当户对的富家子或有社会地位的医生。

她们认为念书是为了谋生，她们既不愁吃也不愁穿，又何必那么辛苦？当然，基本的文赁要但知书达理，学会琴棋书画，注重仪容才艺，培养高贵淑女的气质，在家能当贤妻良母，出外能让丈夫有面子，这些才更重要。

听起来很不合潮流，但据说日本及欧洲贵族之家的



语
桐
佳
作



两心风情系列

女孩都是这样养大的,她们宁可学社礼、谈文弄艺骑马打球等,也不愿碰英数理化,认为那是中产阶级为谋生赚钱才需学的,她们才不屑如此自贬身分。

不管这观念是对是错,都与台湾文凭主人的价值背道而驰,让是晓青受了不少委屈,阿嬷和妈妈是妇人之见,连老爸留日的医学博士也持相同意见,就充人扼腕了。

汪启棠是一家医院的守长,标准的生男轻女,他一向工作繁忙,所剩的精力就全心放在唯一的儿子昱伟身上,他对昱伟对从小就特别,无论读书做人做事各方面都设下种种标准,即使在生在富裕家庭,扫洒园、出外打我的磨练都不可少。

对女孩子,他就放松多了,简直可以用“宠”来形容,他的哲学是女孩子以后嫁人就无法安心享受,所以在娘家时父母要尽量疼爱,两个女儿就如两朵娇嫩的花,他是既欣赏又呵护,绝不许她们受风吹雨打,他的最大任务就是为她们找两个聪明有才干的看花人,来继续他的职责,其他方面就与他无关了。姊姊郁青天生温柔娴静,多才多艺。她能弹一手的好琴,烧一手好菜,永远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,总是将自己打扮得完美无缺,是秋子口中一块瑰宝,社交圈有名的大家闺秀,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,嫁给名企业家的儿子,姊夫仲颐是留英博士,两人站在一起,真是郎才女貌中的极品。

可惜晓青不是什么淑女胚,烧不出好瓷来,或许她是老么,无论遗传或管教,到了她都缩水许多,很多事都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在这有限的自由中,使她原本平和无谓的个性,渐渐生出一些叛逆。

家专这条路令晓青十分苦闷,于是她将全副精神放

在她最喜爱的舞蹈、音乐、文学及绘画上,虽然家人认为那只是她人生乐趣之点缀,但却是她唯一的天地。

当晓青坚持考插大时,在家中曾掀起风波。国灰庚棠早把女儿的工作及老都找好了,晓青严重反弹,所以想到念书这一招,全家只有郁青支持她。

“我赞成你去念。”郁青说：“像我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学历不够，和仲颐在一起，老是有自卑感，感觉自己像一个没有思想的花插。”

晓青还没想么这一层,她只顾着念大学可以让她继续逍遥,不必那么早面对现实,这也是为什么她会进这所私立大学文系的原因。

“……你到底有没有意思呀!”敏芳的话穿过晓青闭目沉思的脑袋。

“什么？”晓青赶紧问。

“你爸爸最近一直在的呀!”敏芳说:“你有个学生叫周圣平,听说很优秀杰出,怎么样,哪一天见见面?”

“拜托！”晓青求饶说：“别再来了！还不知道第 N 次了，那些男生全是冲着老爸的财富地位来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看了就教人倒胃口。”

“这个不一样,我可以感觉出来。”敏芳说:“你爸爸把他夸得连你大哥都要相形失色,说他头脑一流、思路清楚、做事细心,人品相貌都是万里挑一,好像恨不得周圣平就是她的儿子。”

“他哪个不是头脑一流、思路清楚、做事细心？结果呢？都是阿猫阿狗的嘴脸，教人讨厌。”晓青皱起鼻子说。

“女孩子要温柔敦厚,说话不可以尖酸刻薄,更不可以眼高于顶。”秋子训她。“古人有训,女人要温良……”

“恭俭让!”晓青接下去说。

好险校门已在望,否则后面还有一大篇形女德,甚至日本后妃条例,什么时代了这守这些,害她常觉得同伴格格不入,车一停,她就忙不迭地跳下来,逃到二十世纪末去了!

☎ ☎ ☎

中午,晓青和心瑜挤在人潮中吃自助餐,选来去就是那几道菜,几乎是同一种味道,反正盐巴酱油味精多我放,好在她们是女孩子,食量如小鸟,午餐只是点缀,大部分就是聊天看人,做做社交活动。

“李教授的第一堂笔记快借给我,免得我忘记。”晓青方。

“好险你来了,否则李教授望穿秋水,都快奄奄一息了。”心瑜开她玩笑。“喂!你知道吗?他有个儿子在美国,听说长得一表人才,你加把劲,他很快就会求你当他的儿媳妇了。”

“拜托!”晓青打她一下,饭差点弄翻;“别吓我,好不好?我今天可是精神欠佳,想当儿媳妇你自己当,我不会和你抢的。”

“我哪抢得过你!你是我们外文系的系花……”心瑜故意说。

“别胡卸了,全都是那些死男生乱选的。”晓青一脸不高兴,“而且多少女生抗议呀!惹得我一身麻烦而已,气到了,我就转学若不念了,谁怕谁呀!”

“有时我真嫉妒你。”心瑜扶扶脸上的眼镜说:“人长得漂亮,家世又好,大把男生追你,我看了都不服气!”

“你要的话,我都送给你!”晓青哼一声,“我从不觉得

自己漂亮,家世好不是我选的,那是多男生追,被泼硫酸的机率也大,当系花,有一堆人要丢我石头,你说我感什么恩呢?”

“我真搞不懂你,可以把好的说成一文不值,真是不知民间疾苦!”心瑜白她一眼说。

“吃过饭,下午没课,心瑜打算去看一场电影。

“我有舞蹈课。”晓青说。

“又是舞蹈课?”心瑜摇摇头说:“跳掉嘛!”

“不行,我从来没误过一节课的。”晓青说。

“你真的有病耶!”心瑜拍她一下,“天天翘正课,居然不翘舞蹈课,那你当初为什么选舞蹈系算了?”

“我阿嬷不准我去当‘舞女’。”晓青说:“而我自己也吃不了苦,真要跳起来,那是六亲不认的,不过我还是心力在跳,至少保护身体窈窕嘛!”

“你呀!身材已经够标准了,别刺激人了!”心瑜想想说:“对了!星期天×大电机系邀我们去爬山,你去不去?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呢?”晓青问。

“八成是班那票人怕你抢‘生意’,故意不通知你。”心瑜挤眉弄眼说:“嘿!我们就去弄得她们乌烟瘴气,乏人问津,怎么样。?”

“不行呀!星期天我要去学琴,还有葛天要练新的曲子,我非到不可。”

“葛天宇?”心瑜兴奋地说:“我也去好吗?我妹妹如果知道我亲眼见过他,一定会尖叫不已。”

“改天好吗?他录音练歌时,不准人家参观。”晓青说。

“那一张签名照总可以吧?”退而求其次。

“没问题!”晓青点点砂。

天宇还未埋没大学时就成为众人的青春偶像,一头天生的卷曲头发,浓眉大眼,闪着洁白的英俊笑容,不知迷死多少情窦开的小女生,在一次机会中,他因头痛毛病,成为启棠的病人,晓青才能近水楼如,和他搭上线,要了一大堆签名照,到学校去普渡众生。

偶像只能远观,这句话很有道理,晓青和天宇混熟了以后,就发现这天王毛病真多,又抠鼻子又不爱洗澡,高兴起来三八得要命,加上书没好好念,语言肤浅泛味,和萤光幕大相径庭。

期望高,失望也大,好在晓青本身也不是民有深度失,皱几次眉就接受了,不过天宇的音乐才华经不容忽视,尤其他能听出晓青“业余作曲家”的天分,很让她心花怒放,因此两人惺惺相惜,时常互相褒奖一番。

他鼓励晓青写曲,并用匿名的方式唱红她的一些歌,若秋子知道晓青如此不务正业,会写在酒店舞厅放送的“靡靡之音”一定会十分生气,非将她送去日本的新娘学样再进一步漂白不可!

☎ ☎ ☎

下午的录音室并不很顺利,原因是请来当 MTV 女主角的美女小凤,本来只打算到场培养情绪,却和天宇打情骂俏起来。

天宇这被妇生惯坏的臭小子,一花香,马上就反应,把练歌当游戏,他不认真开嗓子没关系,却把一旁陪众人累惨了,除了少他大爷地求她之外。没有人敢

晓青看着自己辛苦作的歌,被那两人弄成荒唐剧,心中怒火愈来愈高,在天宇玩正浓到无法无天时,晓青十指重重按在琴键上,室内立刻鸦雀无声。

“葛天宇!你要唱就好好唱,不然就散会,本姑娘还有事,没时间陪你瞎耗!”晓青生气地说。

“一个钢琴师就那么凶!”小凤马上反击。“大不了换一个!”

“对不起,我现在好好唱,”天宇却只耸耸肩,对晓青说。

“喂!你是天王巨星哪!她只不过是弹钢琴的,你为什么要怕她?”小凤嘴一撇,“MTV我不拍了,情绪不对!”

“小凤,你少来这一套。”天宇和经纪人阿力胡一旁说:“她一点都不能表达这首歌梦中情人的气质,又何必甩她?”

“喂……”小观气急败坏,像泼般冲过来。

“小观!”阿力她“这位小姐惹不得,她老公是天宇的医生,我公是××财团的董事长,你听过吗?她一声令下,不但你没有得混,连天宇也要遭殃。”

晓青从来不用权势压人,本想抗议,但见小观太马上一百八十度的转变,就随阿力去乱盖。

大夥都没有情绪再录了,阿力干脆宣布收工。

天宇跟在晓青身后说:

“怎么样?小观不能诠释我们的歌,那你亲自出马,如何?”

“这件事天宇已经认真或玩笑地提过几次了。

“不行!我阿嬷和老妈会杀了我。”晓青甩甩长发,“我连作曲都偷偷摸摸的,要我演 MTV,我想害死我吗?”

“可是你才有教人梦寐以求的特质呀!”天宇扮着鬼





两心风情系列

脸继续说：“你的开麦拉 FACE 不进演艺圈实在太可惜了。”

“套我姊姊的话：你有没有搞错？”晓青回去。

“提到郁青，天宇一定闭上嘴，他对郁青有一种莫名的态度，对任何人他都可以嘻皮笑有或爱理不搭，只有碰见郁青，他马上正经又庄重。

他们刚认识时，郁青刚从家专毕业，晓青才专三，两人都爱听天宇的歌，所以老爸一提起，姊姊俩便到医院去看他，晓青非常兴奋，但郁青却很冷漠，一副陪妹妹来看偶像的样子，完全止人想像出她听天宇歌贡时的如痴如醉。

天宇对姊姊的与众不同，曾使晓青怀疑过，但想法尚示成形，郁青就嫁给林仲颐了。天宇服役回来听见消息，也没有多大的反应，所以晓青猜想他只是没有见过像姊姊那一型端庄的淑女吧。

“随你！”天宇再次放弃，“你回去再试试降 B 调那一部分，看能否再来柔美一些，好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晓青回答，“不过下次别带小凤来，否则原来要哭死的，会变成笑死。”

“是，二小姐。”天宇故意说。

晓青临走前。他由柜子拿出一个盒子，说：

“这是我上回到荷兰买的娃娃，送郁青的，我知道她搜集的各国娃娃，所以买了一个。”

“想得真那里到，那我呢？”晓青说。

“我没听过你搜集任何东西呀？鞋子如何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我有买荷兰的高履木，要不要？”

“谢了！”晓青白他一眼，我又不是伊美黛或艾薇”

“人家伊美黛年轻时可是美人胚子，我有一位世曾到

菲律宾采访过她，说她皮肤吹弹可破，眼若盈盈秋水，几十年来，他还没见过可与她匹敌的东方女子，”天宇左右瞧一瞧说：“你要当伊美黛也行，我来当顾问。”

“算了，男人女人欣赏美的角度不同，女人讲究不会间烟火，男人极秀色可餐的，要当伊美黛，不知道我自己！”晓青不屑地说。

“什么是你自己？”天宇索性和她抬杠，“每日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不事生产，等着嫁给小开或医生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对？”她讨厌他的口气。

“泯灭人性，没有感情嘛！他说：“像你姊姊，她真的爱林仲颐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而且崇拜得不得了。”她加强语气，“人家是留英的，既有满腹学问又有绅士风度。”

“留英？我还留太空呢！”天宇讽刺说：“混个学位，人人都会，教你姊姊别把读书人看得太神圣，揭开表面，全都是自私自利的焦君子。还不如我这个苦土实干的性情中人，放几个屁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”

晓青忍不住笑出声来说：

“人家嫌臭，你还硬说是香，真受不了你！”

“你们名门淑女才是把臭当香，香臭不分……”他不示弱地说。

“不和你罗唆了，我得快点回家。不然又挨骂了。”

晓青轻快地和大家说再见，方才对小观的怒气也过去了。她这个人很走，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，现在她满脑子都是曲子的事了，只要把小观的嘴巴关起来，再放进想像的 MTV 中，仍是可行的。

她一边哼歌，一边回家。



两心风情系列



周圣平把响个不停的闹钟按下,又蒙头大睡,但他脑袋却清楚得很,不行!再晚7就要误了汪长的约。可得他连续值班三十几个小时了,才睡不到六小时,实在有必要再躺一会,实在太累了。

五分钟后她勉强自己爬起来,一下床不知踩到什么东西,痛咋他哇哇员,人也清醒了。

黄昏的夕阳由穿帘的隙缝透进,他跛着走过去,一把拉起布帘,由柘楼往下望,车水马龙,与他像是两个世界,自从他当了医生,不!从他当医学院学生苦读起,晨昏颠倒之际,就常常得四周很陌生,恍惚在不同的时空中,与正常人隔离着。

转身向屋内,房间真乱得不像话,以前老妈来整理,后来海玲也跟着来,俨然有取代之间时,他就拒绝家中的任何一个女生来帮忙。

海玲是他好朋友海成的妹妹,海面出国前再三托调家这唯一的手足,所谓朋友妻不可欺,朋友妹也同样不欺,他哪敢利用她来清理这个狗窝?

他匆匆刷牙洗脸刮胡子,心里很想赴这个约,但汪院长的约能不去吗?即使是鸿门宴,他也不好说不!

“事实上,这是他最唯恐避之不及的相亲大会。

人说十年寒窗若读,一旦进入了医学科,如跃登龙门,附上黄金地契的名门淑女自动送上门,圣平在医科七年是常碰见这种事,周家父母也提过几桩,但他都没有兴趣。

他们虽是公务员家庭,小门小户的,却也衣食无忧,圣平上医学院,纯属志趣,至于拿来炫耀或是娶个有钱

老,他从没想过,她只希望能像悲天悯人史怀哲,而为救人济的良医,若能在这个领域中出人头地。他只希望能像名医那好,至于金钱,就属其次了。

当然,身处这重视各利的社会,圣平难免受影响,他虽不是容易被利益冲昏头的人,但也有他的野心及企图,因为自幼功课好人缘佳,被称为天之骄子,自然什么都习惯最好,读书读书医科,当医生为名医,娶老婆要最配的,就是所谓的郎才女貌,太太没钱无所谓,但有钱更好,至少对他的成功只有加速的份。

可是钱不能驾驶他,美貌不能牵制他,爱情也胜不过他纪以为傲的理智,就是这颗异常冷静、有条理、判断力佳的脑袋,让汪院长夸他是未来脑部外科手术的一颗明星,全在一个小小的头颅之内,万事万物都它的衍生而已。

他有太多的事要做,当了名医,还想出国做研究,要用一生去伺候千金小姐,绝对是考虑之外的事,他没那个思,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。

他匆匆的刮完胡子,电话铃响起,他跑接,又差点踩到东西,奇怪,他的头脑一流的高等智慧生物,怎么房间会乱七八糟,只能叹自己的时间实在太少了。

“喂!”是老妈王美锦的声音,“圣平啊!你今天休假,要不要回来吃饭?我两星期没看到你了。”

“妈,很对不起,晚上汪院长请吃饭,推不掉。”圣平说:“下次一定回去,好吗?”

“请吃饭?是不是又推销他女儿?”美锦十分敏感。

“我不清楚。”他推托他说。

“反正你的事我从来这不了。”她说:“不过娶妻娶德,不要娶钱,我可不希望到后丢了一个儿子。”

“妈，您太可爱了！”圣平笑着说：“我现在知道我的想像力哪里来的了！”

“我担心你的婚姻大事，你还开你老妈的玩笑，都快三十岁的人了，还没大没小。”她好气又好笑地说。

圣平搪塞几句，就挂上电话，赶快穿衣服。

汪院长在圣平进医院没多久，就问他有没有女朋友，圣平实话实说，也不疑有他，后来次数一多，他就起了戒心。

慢慢地由其他医师护士口中，知道院长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正在物色科乘龙快婿，他本以为像院长如此优秀有智慧的人，后代应不会太差，可是听说女儿却不是一回事。

“宠坏的千金小姐嘛！”有医师说：“我见过她一次，美则美矣，对人爱理不理骄傲得不了。”

一位护理长得曾当他的面说：

“有一回院长向我抱怨，他家儿子不念医科，跑上读电脑，女儿则不碰书本，混了家专，连一技之长都没有。”

“她们需要什么一技之长？等着现成的医师娘就好了！”一位护士说。

圣平并不喜欢听流长斐短，平日对那些护士保护距离。他知道自己长相称得上“英俊”两字，在当实习生时，就领教过小护士们的热情，他给她们一个微笑，就可以吹皱好几池傣水，有一个护士甚至对他说：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当护士吗？”

“因为崇拜南丁格白衣天使的精神吗？”他说。

“才怪！我自知考不上医科，所以只好当护士，至少可以找个医生嫁，。竟然如此回答。

从此，圣平变得十分小心，几乎是苟言笑，在医院